

刘芸是成都市川剧院知名度极高的川剧表演艺术家，她的艺术造诣极深，唱、做、念、打样样俱佳，基本功扎实，在把握角色方面特别下功夫。多年来她呈现在川剧舞台上的角色美不胜收，是川剧界不可多得的梅开二度的艺术家。她的戏我都曾有幸看过，如《春花走雪》《出北塞》《田姐与庄周》等，唱功深厚，表演细腻，声情并茂，是她特有的艺术风格。

我因工作关系也与她有些见面接触的机会。我从省川剧学校毕业后，留校从事化妆直到退休，多年来在省、市举办的一些

大型川剧演艺活动中有机会在化妆间与刘芸会面，成都有名的锦江剧场就是我们省川剧学校学生实习公演常去的地方。记得有年我校周末去演牛场戏，我校的道具车在周六的上午就到达锦江剧场的后台。我们在作准备工作时，看到在前台练功的市川剧院演员们收工后回到后台来换服装，这时人群中最抢眼的就是刘芸。她满脸是汗，蓝色运动衫背心后面已经全部被汗打湿，运动裤拉起在双膝，带着护膝。进来就忙着找水喝，她的确是渴坏了！这就是我生活中所见的真实且未经妆扮的刘芸，看这一身

的汗就知道她平时是怎样下苦功夫锻炼的，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现实版。由此我相信了我们

## 刘芸印象

□刘邦慧

俩在一次交谈中所说的：她是一个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都坚持每天到剧团来练习的人。她除了刻苦练习外，对角色的塑造也很用心，我们有机会会在后台扮妆之时，她对当天的角色造型总是会很主动很谦虚地来与我交流，征求意见，非常平易近人！这

使我对她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是一个称得上德艺双馨的好演员。

近日又与她不期巧遇，她一眼就认出了我，非常热情礼貌地与我打招呼，寒暄几句后就说到正题，说到与川剧化妆相关的话题，说到她怎样研究自己扮演角色的舞台造型。并举例提到她扮演的秦可卿一角，她是如何用心去为角色设计造型，小到对头发颜色的选用都认真思考，深入挖掘和表现人物内心，这是她一贯的风格。这些都是我们见面有关业务的交流，是我们能共同探讨的话题。这并不是所有的演员都

会感兴趣的话题，对角色的深度有要求的人，才会在这方面去下功夫。她告诉我：她退休后一直在为川剧而努力工作，因她与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她始终停不下来为川剧而奔忙的脚步。

刘芸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在台上表演的人，她把自己所从事的，所热爱的川剧事业时时放在心中，任何时候都会不经意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她当日给我的印象！这就是她难能可贵之处，她从不让人感到有距离，而是以极强的亲和力接纳你，让你毫无拘束，这便是名家的魅力。

## 浅谈对川剧舞台美术中基础性研究点的关注

□邱粟杨

川剧舞台美术具体又包括了服装、头帽、脸谱、砌末、装置、灯光等，是川剧大系统中重要构成单元之一。对其中的关系，纵向

上，如川剧舞台美术的出现、成长、发展、更新，以及每个不同时期所表现的状态与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横向，川剧与其他地方剧种的对比研究，以及它们其中的关系，都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川剧舞台美术的历史脉络梳理。首先要关注广义和狭义的川剧之别，“川剧”“川戏”还是“川剧”的问题，个人认为川剧的历史将会影响到川剧舞台美术的发展历史，但因为学术界尚无定论，故基于川剧的子系统舞台美术的研究，时间截点将无定论。其次，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比如，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资阳河“金玉箱”衣箱被制，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呢？它的作用与地位又怎么样呢？“纱帽街中作戏文，梨园子弟喜相随”的《成都竹枝词》，又体现了什么呢？如民国三十七年（1926年），上海来蓉的倪冰生等人所创办的“霞光布景公司”，又将川剧舞美推向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然后，川剧服装、川剧头帽、川剧化妆的历史梳理、川剧砌末的发展与演变，又需要区分材料、工艺、结构、造型、色彩、文化寓意

不同的演员、不同单位，同一角色，在角色穿戴上都有不一样的“小异”，那么，“宁可穿破，不可穿错”与这个“小异”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或者说“河道不同，路子不同”呢？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的研究呢？如果需要相对一致，具体又有什么行之有效的对策呢？

横向上的研究，从传统舞台美术这一角度，个人认为能够体现川剧的“文化自信”，俗话说“不比不知道”，川剧舞美与其它剧种的对比研究，将会很有意思地体现川剧的悠久历史、对整个中华戏曲的继承发展，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比如，川剧《铜雀寨》的陈世美，穿秦官，而京剧等其它剧种穿官衣，官衣与秦官的转换，体现了什么？川剧的文生褶子的历史发展与演变，传承，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舞台智慧。文生网子、花脸网子、朝元、排穗、天官衣等等，太多值得我们“文化自信”的地方了。

最后，希望有更多人来关注、研究、从事川剧舞台美术的工作。让“川剧学”“川剧体系”丰满，在历史的长河里流淌出厚重的血脉。

旬的老先生们。每月他们都会如期从家赶来对报纸进行校正，老人家有时难免会因为年岁大，身体有些不适，大部分时候，他们风雨无阻，有特殊情况，都是一再抱歉。对于他们而言，这个报纸给予了每月一次老人见面的机会，对于我们而言，看到的是历经了一生风雨，依然能够饱含对川剧艺术的热忱，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这个报纸凝聚了他们多年的心血，而会因种种因素感之、叹之，事过之后依然不懈坚持。

午饭后，收到一份来自成都的快递。这个快递很特殊，是川剧界一位90多岁的王老先生寄来的。

王老先生九旬过半，自称“老文盲”，这是一位集四川人的幽默、学者的风范、年轻人的时髦、艺术家的高追求于一身的老先生。

电脑、手机玩得非常溜，时不时还能从他嘴里冒出网络用语，让人不得不佩服，如此好学的“90后”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用到老”！认识他，是在七年前，那时我们刚成为杜建华老师带的研究生。川剧有一个报纸，名叫《川剧与观众》，至今已办30多年，每期一集，集川剧历年重大新闻、演出内容、剧评、剧本于一体，颇具艺术价值。平日里支撑起这家艺术报纸的工作者们除了四川省艺术研究院的老师们，还有杜老师和一批年过七旬、八旬，甚至九

十分钟后，收到一份来自成都的快递。这个快递很特殊，是川剧界一位90多岁的王老先生寄来的。王老的大胆创新，迎来业界一片掌声，大家在钦佩老先生艺高胆大的同时，佩服他

的创新精神。很快剧本一经推出，迅速搬上舞台，录制成视频，广泛传播于网络间，来势不小。

事实上，川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振兴川剧”的口号，也相继出台了很多政策。前几年杜建华老师带我们做的一大课题即是调研总结成都市委宣传部对国有、民营剧团扶持的五年经验报告。今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发文称将给予扶持和奖励省重大文艺项目和精品，资金由省财政预算安排，年度预算规模3亿元。由此可见，四川省对待文艺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容小觑。

常言道，环境成长人，人改变环境，这都是相辅相成的。老一辈除了有像王老先生这般执着的老先生外，还有这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做好一件事的典范。我的老师杜建华老师就是如此，杜老师一生严谨治学，用师门的一句话，老师在遇到我们之前专注川剧理论研究，遇到我们之后，传道授业

人生道路上还有很多老师伴我成长，比如带我开启写作之路的杨婧老师，带我进入戏剧创作之门的邹世毅老师，带我理解人性的陈义平老师，老一辈的老师们，总能毫不吝啬，言传身教。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忠贞，对理想的赤诚。这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吾辈铭记之！

今天举国同悲的袁隆平先生离去。浅浅寄语里最多的是：“从此稻花香里说丰年”“禾下乘凉

梦”、“一梦逐一生”，袁老传递的正是和王阳明传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吾心光明”一样，在大千世界里，他们胸怀大志，心中有大爱，不徇私利，这才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实现的最大价值。

我的爷爷书读的不多，但有两件事对我影响至深。一件是入党，一件是爱戏。爷爷去世前一个礼拜的电话里还在问我有没有入党，对于老一辈而言，党就是信仰。他一辈子最爱的莫过于戏，小时候带着我看了一届届戏碟，后来有了模拟电视，他经常会打开浙江卫视看越剧。数字电视的来到，他慢慢切换到央视戏曲11频道，在他的世界里，戏是他闲聊时的谈资，是下雨天解闷的武器，是同龄人聚集的核心内容。我正是在他的熏陶下，现如今只要一听到锣鼓点子，就异常兴奋。爷爷已去世八年整，我没有停止过喜欢戏，更没有放弃，我记住了择一事终一生。

今天举国同悲的袁隆平先生离去。浅浅寄语里最多的是：“从此稻花香里说丰年”“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袁老传递的正是和王阳明传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吾心光明”一样，在大千世界里，他们胸怀大志，心中有大爱，不徇私利，这才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实现的最大价值。

梦”、“一梦逐一生”，袁老传递的正是和王阳明传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吾心光明”一样，在大千世界里，他们胸怀大志，心中有大爱，不徇私利，这才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实现的最大价值。

梦”、“一梦逐一生”，袁

